

# 音樂給予生命的張力

## ——La musique double la vie

Zoe佐依子

諾貝爾在1901年公佈第一位文學獎得主時，所有人都在問：這位作家到底是誰？

他是普呂東（Sully Prud'homme, 1839-1907），學聲樂的人應該都知道他。

在1870年代時，一位與他同一時期的法國作曲家佛瑞（Gabriel Faure, 1845-1924），就以普呂東的詩寫了好幾首藝術歌曲，其中最有名的一首「搖籃曲」（Les Berceaux）。後來也被翻唱成香頌的版本，可見這首曲子多受歡迎。

作曲家都是先受到詩，或是戲劇的感動，進而配上了音符，成為歌曲、歌劇，或是沒有歌詞的室內樂或管絃樂曲。尤其是法國文學作品，是許多樂曲的繆思來源呢！也許是法語本身具有的連結歌唱性（legato），這是成為一首樂曲最基本的元素，而在十九世紀百花齊放的藝文沙龍裡，音樂家、詩人與畫家，每星期的固定聚會，讓他們對彼此的作品有著一定的熟悉感，回到家時，沙龍聚會的熱情餘韻猶存，讓藝術的創作種子更加蓬勃起來。

最初寫法文藝術歌曲的是原本到巴黎要念醫學院的白遼士（Hector Berlioz, 1803-1869.）。白遼士第一次上解剖課，看到血，馬上就暈倒了，寫信跟在老家的醫生父親說：我無法當你的學弟了。其實他最大的熱情是作曲，然而音樂院又百般刁難他（當時巴黎的音樂界是被義大利音樂家所領導），於是白遼士不但寫曲子，他也為報紙副刊寫散文與樂評，他寫的文字應該比音符還要

多，但這並不代表他不是一位好的作曲家，反而他有著其他作曲家也許稍欠缺的文學底子，他是第一位將法文詩與音樂結合寫成管絃樂歌曲的作曲家，他採用的是跟他年紀相仿的詩人高堤耶的詩「夏」（Les nuits d'été, Théophile Gautier, 1811-1872），當然，高堤耶不止跟音樂有關係，他也是芭蕾舞劇「吉賽兒」（Giselle）的劇作家。

說到高堤耶，當然不能略過大文豪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他的作品多元，從詩、小說到戲劇，甚至他的四千多幅畫作，都讓其他畫家折服。法國的音樂家對雨果尊敬不已，最天才的聖桑斯（Camille Saint-Saens, 1835-1921）曾將雨果多首作詩作譜成歌曲，像「一位祖父的喜悅」（L'art d'être grand-père）就寫成連篇歌曲，連外國作曲家也對雨果的詩有極度興趣，來自匈牙利旅居巴黎的李斯特（Franz Liszt, 1811-1886）有大部份的歌曲都是源自雨果的詩，最著名的是「當我入睡時」（Oh, quand je dors）是法文歌曲獨唱會中不可缺的歌曲呢！而在德國萊比錫的孟德爾頌（Felix Mendelssohn, 1809-1847）觀賞完雨果的戲劇「呂布拉斯」（Ruy Blas），回家就將深刻的感動寫成一首交響序曲，也是成為音樂會中的標準曲目（註：標準曲目在音樂裡的意思是交響樂團安排音樂會時經常會被演奏的曲子）。

有一首法文歌曲是聲樂家們的最愛，那就是杜帕克（Henri Duparc, 1848-1933）將波德萊

爾（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獻給高堤耶的惡之華（Les fleurs du mal）中的「邀旅」（L'invitation au voyage）寫成的歌曲，這首可能是描述阿姆斯特丹風景的詩，加上音樂之後，簡直就像一幅印象派的畫作：太陽灑在運河上的光波，像夢幻一般的文字，最後的 *luxe, calme et volupté*，簡直就是馬蒂斯（Henri Matisse, 1869-1954）的畫作，當然馬蒂斯也真的將這段詩畫在他的畫布上。

這樣將詩、歌與畫的組合，真的是繆斯女神的美夢成真啊！

而這樣的美夢還不停的延續下去。191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 1862-1949）的劇作「培利亞斯與梅麗桑德」（*Pelléas et Mélisande*）同時被兩位作曲家寫成音

樂，首先是佛瑞寫成單純的戲劇配樂，而德布西（Claude Debussy, 1862-1918）則將它寫成一齣歌劇，也是他藝術人生中唯一的一部呢！

說到佛瑞與德布西，他們也曾經同時愛上同一位女士，還有對詩的品味也很像。他們都以維藍（Paul Verlaine, 1844-1896）的詩寫了好幾首曲子，德布西甚至還同一首詩寫了好幾個版本。

普呂東先生曾說過：*La musique double la vie.* 我想他的意思是：加上了音樂，又賦予文學另一個生命，而這個生命就像一對分不開的翅膀一般不停的在藝術的天空裡盡情翱翔呢！

（本文作者為比利時國際伊莉莎白聲樂大賽得獎者、美國茱莉亞音樂學院碩士、現主持台北愛樂電台FM99.7晚間十點至十二點之帶狀節目。）

## 「巴黎，我愛PAT-2，享受生活之都——巴黎」攝影展

知名攝影謝震隆先生於今年五月在台北市「爵士藝廊」舉辦最新攝影作品展：「巴黎，我愛PAT-2，享受生活之都——巴黎」，集結其鍾愛之地——巴黎的攝影作品，展出迴響熱烈，以下節錄自他本次攝影展之自序：

此次為了紀念愛女謝玲玲（前法國駐瀋陽總領事 *consolo*夫人）生前全程陪伴（1980-2013）所拍攝，特別將情有獨鍾的巴黎人物生活，以我一貫速寫獵影的方式介紹給各位認識，巴黎的近郊是一片豐富美麗的田園，寧靜而悠閒、美不勝收，而它所環繞的巴黎卻是自由、熱情、享受羅曼蒂克生活的花都，只要有一點點能感受人生生活情趣的人，都會愛上這個城市，不論是假日、平時，你隨時在街頭巷尾、公園、地下（地下鐵）都能欣賞到悅耳的旋律、吉他、手風琴至薩克斯風，美妙的樂譜悸動著過路客，深深的感動漂泊異鄉遊子的靈魂，也許還能看到廣場上的默劇、雜耍表演，高興的話，與之共舞，人生本是一齣戲，法國人的口頭禪 *C'est la vie!*（這就是人生）真的人生短短，每個人都希望活得快樂，所以他們也常說 *Bon-vivant!*（享受生活）……

大文豪海明威說的好：「如果你有在年輕時能住在巴黎，當你的晚年不管在哪裡，巴黎必定會始終縈繞在你的周圍，因為巴黎是個能移動的節日」。的確，我雖然年輕時未曾住在巴黎，但是這些年來因為女兒在巴黎留學的關係，讓我有更多的機會，更多的時間來了解這個迷人、浪漫的大都會，因此這二十多年來，巴黎也始終縈繞著我，她不但是個能移動的節日令人歡愉，她更像是一位誠摯的朋友，令人懷念，在每次的相逢還沒離別就已期盼下次的相聚。

## 聆聽《丁丁歷險記》的弦外之音

郭俊逸

緣系上舉辦「比利時季」活動之故，來自比利時天主教大學的歷史學教授 Paul Servais到校專題講授關於《丁丁歷險記》（Les Aventures de Tintin）的講座。短短兩個小時的演講當中，Servais教授深入淺出、多面向地介紹了作者Hergé生平起伏，《丁丁歷險記》中諸多人物特質和內容意涵，以及歐陸漫畫的歷史背景，並將Tintin視為一個「現象」，嘗試在歷史脈絡下探討《丁丁歷險記》躍為全球暢銷讀物之生成、後續影響和文藝創作上的地位與價值。二戰後，《丁丁歷險記》的閱讀對象已廣布於各文化的各年齡層中，突破了兒童青年讀物或比利時文化產物的舊框架，但也因讀者日增，《丁丁歷險記》與Hergé近來也蒙受種族歧視之批評，Servais教授在演講中多次提到Hergé本人雖為保守的天主教徒，然而他並不認為作者在創作時有預設性的立場與文化偏見；相反地，他認為在二戰後歷經纏訟的作者在面對作品時則是抱持更為謹慎的態度，嘗試在諸多觀點角力的情況下保持中立的立場。

相對於《丁丁歷險記》此類歐陸出產的漫畫，國內讀者或許更為熟識的是日式漫畫的風格。兩種迥異的風格可能導致台灣讀者在已習慣接受後者的情況下，對前者感興趣或產生共鳴的程度降低。舉《丁丁歷險記》為例，漫畫中圖像的功能是輔助文字，藉以達到推展情節之目的，因此文字、對話的數量多且畫格有固定順序方便閱讀（畫格大小固定，由左而右、由上而下閱讀）；然而日式漫畫的圖多半是主角，文字擔任配角推展情節，因此文字數量較少，也無固定閱讀之順序。另一方面，閱讀《丁丁歷險記》在某種程度上必須具備一定的知識與文化背景，否則故事中那些諷刺性的笑點會淪為無趣的闌尾。諷刺是貫穿《丁丁歷險記》的一個重要元素，它並非總是直接地傳達給讀者（讀者也非必然能如實接收其傳遞之刺點），因此讀者並不見得能夠在碰頭的當下便立即掌握它，其中至少需經過一層甚或是多層之轉折，才能將其拆解。《丁丁歷險記》便是混合著難領略和易讀雙面複雜特質，在世人眼前述說其冒險故事。



Paul Servais教授演講



Paul Servais教授演講

為了回應關於種族歧視之批評，Servais教授引《丁丁歷險記：藍蓮花》（Les Aventures de Tintin: Le Lotus bleu）一冊為例，若我們嘗試了解該冊中角色設定的用意與部分圖像背後意涵，便能在面對《丁丁歷險記》所背負的種族歧視之控訴上持保留態度。該冊故事中有一位身分是日本人的反派角色，相對於此，有一位中國人扮演著故事中的好人角色（當時西方普遍認為日本人比中國人是更為先進、開化的民族），作者在故事中安插進日本壞人的角色，與當時西方的價值觀是背道而馳的。該冊中也同樣有對於西方此意識形態的嘲諷，教授引Dupond和Dupont兩人穿著舊朝（即滿清）服裝走在中國的街上，引來後方眾人圍觀竊笑而不自知的圖像為例來說明作者在故事背後的暗示，舊朝服不僅意指晚清的專制政權，也指涉未開化的思想，但戲謔地是在故事中穿著舊朝服的人卻不是中國人，而是來自歐陸帶著刻板印象的白種人（然而，試問有多少人又不是曾對巴黎或是法國人懷抱著刻板印象下的憧憬，直到最後才撞醒呢？）。

上個世紀在電視機尚未發明和普及之前，《丁丁歷險記》系列漫畫曾是比利時等西方人認識世界的一個重要窗口，如今窗口甚多，漫畫中的冒險與發現相較之下也許早顯得索然無味或格局狹隘；然而，若回歸藝術面，圖像之創作本身無庸置疑地便有其價值存在，而今日的重、新閱讀也仍舊具有正面意義，過去先人已為這片圖文並茂的森林開鑿了多條導覽步道，但走在道路之外不見得就尋不到樂趣。究其實，此場演講令人收穫最豐盛之處，並非在了解作者與《丁丁歷險記》的歷史知識上，而是關於如何適當閱讀《丁丁歷險記》（或者是任一文本、任一文化）的態度。因文化差異而產生的偏見與刻板印象，對於他者已有先入為主的見解，陷於意識形態卻不自覺，使得閱讀與理解閉封於止步不前的窘境，在戲謔、嘲諷的表皮下，《丁丁歷險記》隱約地傳遞給讀者如此洞見。

（本文作者為中央大學法文研究所碩士生）

## 關於丁丁

比利時法語天主教魯汶大學（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UCL）歷史教授Paul Servais於4月2日上午在中央大學法文系以「丁丁，比利時，世界（Tintin, La Belgique et le Monde）」為題舉行專題演講。

丁丁是系列漫畫「丁丁歷險記（Les Aventures de Tintin）」主人翁Tintin的中文名字。漫畫的作者為比利時的Hergé。Hergé本名Georges Remi（1907-1983），他取本名兩個字首R、G的法文字母發音/er/ /ze/構成筆名，如今比真名更廣為人知。

Tintin是位具有冒險精神的小記者，1929年他與愛犬Milou一起出現在Hergé的作品「Tintin au pays des Soviets（丁丁在蘇聯）」裡，開啟了歷險記的系列，最初是以連載的方式刊登於報紙的副刊，嗣後才有專集叢書的編印。以丁丁為主角的創作一直持續到Hergé晚年；丁丁的足跡遍及非洲、美洲、亞洲世界各角落，甚至登上了月球。Les Aventures de Tintin有四、五十種不同語文的譯本流傳於全球各地。

2009年6月2日，法國著名建築師Christian de Portzamparc（1944-）【世界重要建築獎項普立茲克（Pritzker）獎1944年得獎人】設計的Hergé博物館（Musée Hergé）在UCL的所在地Louvain-la-Neuve（新魯汶）揭幕，展示Hergé的手稿及圖片。